

矣不離性地而徧含海寓安知其所適不離秋毫而洞觀萬化安知其所視是物物皆游也物物皆觀也夫以一人之內觀本原乃能俾天下萬物皆游而皆觀不至矣乎其所以重言游其至矣乎者妙之中有妙言不足以盡其至也與易之乾言其唯聖人乎類矣莊子之書其篇首之以逍遙游者豈不以其至乎

○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七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八

念七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進

仲尼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去次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

解曰龍之為物升降自如不見制者能變者也謂之龍叔則未若莊子所謂老龍為能盡變也龍叔以聖智為疾或由此乎

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無言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亦不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其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解曰通也者無不通也既已得聖智之道矣具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宜以治天下無不可者而龍叔之道榮辱善惡不足以累其心生死貧富不足以易其慮內忘我外忘物不戚勸於刑賞不變易於利害

不推移於哀樂其道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今以其道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是蓋以聖人之不離本宗與夫兆於變化離而為兩之過也夫內觀本宗外兆變化一出一入非異非同嘗試以道之大本大宗之在我者推而行之於天下國家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雖將迎成毀無所不櫻而終不失吾太寧之道而萬物亦無不得其治矣而龍叔乃欲守其治身之真而勿櫻思求萬物之治安見其可哉

○ 是所以謂聖智為疾也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

解曰命之背明而立使之內觀也自後嚮明而望之察其不能無心於應物也

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解曰人之生六根與我而為七時其心之所自為也龍叔之道等夷萬物可謂六孔

流通矣猶持其治身之真而未能推以有惠也豈非一孔之不達哉嘗謂心之與形一身之表裏也常相與為矛楯七竅俱鑿則渾沌死七竅流通則聖智盡矣體道者以有身為大患不以此乎所謂文摯則持其文以應物

聖人兆變化者也故龍叔必求術於文摯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死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解曰既生則廢而任之不貪於生是為無所由而常生將死則究其所之以放於盡是為有所由而常死謂之常生常死則雖有死生實未嘗死未嘗生而入於不死不生矣此其所以為道由生而生此達生之情者故死而不亡由死而死此貪生失理者故雖生猶死此理之常也由生而亡顏之天是矣由死而生距之壽是矣此則幸

不幸者也或死而謂之神者以其得道也或死而謂之鬼以由其常也或死而謂之物則由死而生雖生猶死爾

李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練人之生練人之死眾人且歌眾人且哭

解曰李梁則不居物之長其道足以承下足以庇起越波流而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者則其於生死之道進之矣故楊朱於其死也則望其門而歌所謂隨梧者梧之為木柔邪皆五而子不絕其所自生若能受中以立命者隨梧則隨於物化實不能受中立命而淪與物忘者也故其死也楊朱則撫其尸而哭練人知悅生惡死莫如其所以生死也故歌其所宜哭其所宜歌者皆是也且歌且哭自有道者觀之等焉可哀爾噫人之生也物物分辯唯一頓笑之微其中節與否莫不從而是非之至於死生之大變且歌且哭而莫覺莫悟可不為之大哀耶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站飛口將爽者先辨滯滯鼻將窒者先覺魚行體將僵者先亟奔快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解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隨序之相理攝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自然之理也故明極則眇聰極則聾味極則爽臭極則窒健極則僵識極則迷是以收視反聽絕味除馨黜健去識則精神為之不衰雖千萬歲可以深根固蒂也鄭之國澤多賢東里多才國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過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莫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數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所為牢籍庖厨之物矣其犬豕之類乎伯豐子弗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不者有善治金華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

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能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皆為之使焉執政者適吾之所使子美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解曰賢者善精神才者術名器然則賢之與才其相去也遠矣伯豐之賢鄧析之才相遇于塗鄧析術名器而舞伯豐伯豐善精神而卑鄧析其從者未能忘言故越次而應之曰大夫不聞齊魯多機巧之士乎善土木善金華善音樂善書數善軍旅善宗廟皆小技而受役者也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無知無能者帝王也知之與能之者人臣也帝王者無為之道也人臣者有為之職也以有為之職事無為之道能方者不能圓能白者不能黑能高者不能下能玄者不能貴以無為之道統有為之職則方圓白黑高下玄黃無適而不能物各以其質而得形而此無形物各以其聲而得名而此無名然則鄧析謂養人而物

為我用者為執政之功不知執政者乃為人之使而不能使人者也才美足恃才美足矜焉故其聞伯豐于從者之言雖辨無所聞其喙矣目其徒而退爾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感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

解曰公儀伯則關於在公之儀所謂善為士者不武是謂用人之力也堂者高平之基肯構之所臨人所尊仰之地也堂谿公則其德如堂能守雖而為天下谿者也此所以能知公儀伯之不用其力周宣王中興之主也將任人以事而効人以功故其所取有在於孔武有力之士也商丘子則

體性抱神而示中庸之常德者此所以其為力雖六親不知而為公儀伯之師也且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則其力不足恃故不用其力而求用人之力此其力所以不可量裂犀象之革曳九牛之尾則力足

以有敵故必負其力則力不加增而勝已者至矣然則不亦懦者勇而力者弱與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解曰以死事之則肢體墮而聰明熱可謂有其質矣故乃告之所謂見其所不見得其所不得者非以窺冥而難見而獨見之也難能而不可為而獨得之也見不難於衆人之視衆莫之窺備為不出於衆人之能衆莫之為爾故視其難於秋毫而易於

與新聽莫難於蚋飛而易於撞鐘鳴目力於秋毫則見不出於秋毫窮耳力於蚋飛則聞不過於蚋飛借明於衆則目力不用而見有餘明借聽於人則耳力不竭而聽有餘聰衆人見物不見道故常攻其所難賢人見道不見物故每為其所易有易於內斯無難於外矣無所難則無非易矣夫孰得而名之故名不出其一由是能用其力者雖力旋天地而世莫觀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也古人有言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此之謂也且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雖曰以弱為彊亦既有所折有所堪其跡可得而觀其為可得而名矣故公儀伯猶以此為顯其能而連師之教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遊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恠而妄言欲惑人

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拜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與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夫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恭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夫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與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詎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白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今發於餘竅子亦將

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解曰公孫龍辯者之徒也公子牟以其言為至言者夫至言去言雖終日言而未嘗言則雖偏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不害其為言之至也觀樂正子與以為給孔穿之言是其未嘗窮理也以為詎魏王之言是其未嘗聞道也何則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則知其所以中鈞後於前爾夫注眸子而目不睫則能度遠近之空審弓矢之力盡其勢而不使之有過不及也是皆理之可推而知也若夫言在於道則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意在所忘指在所非盡物者常有則不有一物與一尺之挫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同意有影不移則前影非後影與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同意等物之勢則千鈞非重一髮非輕離於形名則白不可以命為馬不可以名白孤犢未嘗有母則犢之與母軀命不同理非相代其言之妙一至於此非知言之要

者安能知其解哉故方其未能窮理則笑其給爾及其言在於道則又以爲負類反倫雖公子牟爲之疏其說子與終莫之悟方且忿嫉而加鄙倍焉公子牟知其不可與語至道也故默然告退矣雖然公子牟亦仁於子與至矣猶冀其一日克已而悟至言不醜抵固拒而深記之也故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且公孫龍之辯公子牟以爲至言列子稱之而莊子則以謂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者列子之稱稱其至也莊子將假其說以祛著書之跡故於其書之終篇既取其辯又惡其與天下之辯者爲恠悲其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也言之不同各有攸當

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解曰聖人之世不治而不亂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不治是乃所謂至治也當是時也爲左右爲外朝知靖共爾位而已爲在野之民知日用飲食而已故自左右而至於在野顧問而咨詢之皆莫知其治否也然帝堯之用心以天合人不教無告不廢窮民終欲知之也於是微服而游於康衢微服則外無以鎮人心康衢則九達之會四方之情所通也兒童之謠則其言出於歡忻之自然而非有僞也其言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夫立蒸民而會于有極之地其道乃本於天德而出寧進於智矣是言也童兒聞之大夫大夫以爲古詩夫古詩而童兒語於今是今之治有以符於古矣夫堯之爲治者務若稽古而已則堯聞此言安得不與斯民同其喜歟此堯治之大成也書言黎民於變時雍此其時歟

關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解曰在已無居不留一塵於宵次也至虛在我則萬物之理無所隱矣故曰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則趨變無常而所適常當也其靜若鑑則應物見形未嘗攬物也其應若響則有聲必答無所將迎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達道道不違物○解曰道之在物於大不終於小不違其廣包吟其纖入巖稱物平施無欠無餘適可○而止其若物如此是所以有鑑水之喻也故譬道之在天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莫之或違而盲者不見咎豈在日物自達道道不違物其證若此○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達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然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解曰非聲非色故若道者不用耳目無體

無用故若道者不用心力迎隨若知其首尾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則見道不見物故彌滿六虛廢之則見物不見道故莫知其所然則若道者果如何其善哉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則以道不住於無為也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則以道不盡於有為也唯然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默得則不假於言性成則無待於為則其所謂得非得人之得而自得其得者也夫唯有待於此則不溺於虛不着於有在我者無為而無不為在物者無用而無不用矣。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其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解曰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以其有知與能也人之所以役於造化者以其為知能之使也所貴於知之與能者為其為道非無心者所能得近也所惡夫知之與能者為其為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也知而忘情則無用智之察其知自然無所不知是為真知矣能而不為則無有為之累其能

倘物無所不能是為真能矣蓋有情有信然後為道發無知則非忘情也不能情矣。道也哉能陰能陽然後為道發不能則非不為也不能為矣豈道也哉是聚塊積塵之所以非理也若商丘開之蹈水火此知而忘情者也若孔子之於游金石則能而不為者。

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解曰聚塊則不為野馬之飄鼓積塵則不為塵埃之飛揚可謂無為矣雖無為而生。理息矣何貴於無為哉聖人之無為則猶坤之厚載充塞四虛無心於物未嘗有為而萬物生化終古不息是真無為者也。由皇而降帝王受授至孔子而集大成其道。咸本於此故仲尼之篇以是終焉。

仲尼解

孔子之道譬猶大明東升無愚智時知其明質諸聖賢之言然後足以探其妙爾子貢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且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也揚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者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揚子自比於孟子者也其所以譽聖人者是乃天下萬世之所取法者也質之於經而求夫子之道可任則任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不倚於一偏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而不膠於一曲能仁能及能辯能訥能勇能怯能莊能同不拘於一道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而後之學者方且倚于一偏膠於一曲拘於一道而不見聖人之大全此仲尼之篇所以而作也顏子止知樂天知命之無憂而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顏子亞聖也尚且待教而後知況子貢之徒宜乎其淫思而至于骨立也關尹曰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惟默而識之性而成者可以得之孟子曰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之謂集大成此皆知孔子者也觀此篇之義則知孔子之最深可見矣庚余子遠見于八荒之外而耳目俱廢列禦寇學進于九

年之餘而骨肉都融非窮神極妙者孰能與於此乎商太宰深惑于西方之聖而謂其見欺于列子不謁于南郭之墻而信其有敵豈世間淺識寡聞者所能識哉心閉一孔而龍叔之病難瘥髮引千鈞而樂正之疑莫解郢斲傷伯豐之侶而見困于從者帝堯聽童子之詩而取信于大夫公儀伯力堪蟬翼而名譽滿于諸侯商丘子力敵天下而功用沉于六族季梁之死楊朱倚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若此類者豈容易而窺見之哉皆謂孔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今之學者讀莊子至于漁父盜跖逐擯而斥之以為毀管孔氏而莫之觀也是豈知莊子尤尊孔子者也列子之於是為前後發明使孔子之教流光萬古而不窮者深有力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感於孔子也然而謙謙自晦商太宰問其為聖則遜而不居也若夫關尹喜言善若道者以知而亡情能不為其知具能是又所以明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應世

周旋變故不離於具既不為卷婁藥瑒之強賂亦不為聚塊積塵之無為常居於具知具能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爾故此篇始言其具樂莫知而終言其具知真能也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八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九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江通進

灸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解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原其所生同於一氣一氣之運其際不可終故萬物之生相續而無間由彼物化遷流不已日改月化假名今古物之有無何殊今古成湯以天錫之智而乃問是於夏革者蓋堯舜禹三聖授受至湯而夏為商雖出於因時適變而其為則古之所無有也以今之所有驗古之所無推而上之至於叢皇其道浸入於簡朴則及於古原狀有無於物也此則湯問夏革之義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解曰以形見物散為萬殊先不識今後不